

路易斯·厄德里克《爱药》中的非线性叙事结构论析

贺毅娜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中国·江苏 淮安 223003

摘要: 路易斯·厄德里克的经典长篇小说《爱药》主要讲述北美印第安原住民齐佩瓦族的家族纷争以及情缘纠葛, 借此折射传统文化与美国社会 and 现代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状。本文将对《爱药》中的非线性叙事模式进行解读, 以为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非线性叙事结构; 路易斯·厄德里克; 《爱药》

Analysis of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 in Louis Erdrick's "Love Medicine"

He Yina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angsu Huai'an 223003

Abstract: Louis Erdrick's classic novel "Love Medicine" mainly tells the family disputes and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of the Chipewa indigenous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reflec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merican society and modern culture. This article will interpret the non-linear narrative patterns in "Love Medicine"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 Louis Erdrick; "Love Medicine"

0 引言

非线性叙事结构是一种偏离传统事件时间顺序的叙事技巧, 以更加碎片化或非常规的方式呈现叙事。它通过时间跳跃和重组, 打破传统因果顺序, 增加叙事的多维性和读者的解读深度^[1]。这种方式使故事进程变得不再循规蹈矩, 在人物、主题和情节上可以做更加动态的探索, 往往通过回溯、闪回、梦境、联觉、平行叙述和回忆叙述, 把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编织起来, 呈现出一个多层次, 复杂的叙事方式。非线性叙事结构的核心是破局, 重塑时间轴, 它一反常规, 重塑叙事结构, 使故事不再依循传统的叙述逻辑, 从而挑战读者去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拼凑出完整的谜团。

《爱药》(Love Medicine) 是美国当代优秀印第安裔女性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 (Louise Erdrich, 1954-) 的重要文学成果, 作者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笔触, 并结合齐佩瓦 (Chippewa) 部落文化视角以及后现代叙事手段, 来呈现北美地区原住民的处境及其精神世界, 并对北美原住民家族, 即生活在北达科他州保留地的美国原住民家族进行描述, 作品围绕北美齐佩瓦族的家族纷争以及情缘纠葛, 用印第安人的传统“爱药”作为线索串连起不同的篇章, 探究有关身份认同、文化碰撞、救赎等主题, 故事的核心是

两个家族: 卡什帕家族和拉马丁家族, 他们的命运因爱情、背叛和保留地的共同历史而交织在一起。

全书共有二十个相互联系的故事, 时间跨度为五十年 (1934-1984), 六个人物用第一人称讲述十三个故事, 作者用旁观者口吻讲述七个故事, 刻画了几代人物的形象和斗争, 通过丰富的非线性叙事和独特的叙事结构, 探讨了家族关系、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历史创伤对原住民社区的长期影响, 往往一个故事的叙事者是另一个故事的被叙事者, 一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另一个故事的次要人物, 故事内容彼此关联。通过六位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与旁观者视角交替展开, 形成多线交织的非线性叙事结构^[2]。

1 非线性叙事结构理论体系概述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的理论及研究。托铎洛夫 (Tzvetan Todorov) 在他的《十日谭的文法 (Grammaire du D é cam é ron)》(1969 年) 中创造了这个词 (法语: narratologie) ^[3]。线性叙事是指在作品中有且只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这条情节主线既有一个明确的开端, 又有一个合目的性的结尾。创作者从一开始, 就需要使得故事情节的变化合乎戏剧逻辑, 即便是有许多的伏笔或是倒叙、插叙都不影响最终指向一个既定的终点。而非线性叙事则是指一种反传统、多样化

的叙事模式,不仅指叙述时间的错乱,也指叙述空间的混乱,以及叙述层的交替转换等有关叙事的各个方面。非线性叙事结构源自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是现代思潮与叙事结构联结的产物,强调叙事的碎片化、多视角和多义性^[4]。后现代主义理论因素主要体现为叙事的自反性、叙事碎片化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方面^[5],而现实事件本身是复杂多元的,线性的叙事方式已无法充分表达这种复杂性,因此需要借助非线性叙事来打破传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连续性,使故事情节不再按照时间顺序逐步推进,而是在多个时间点和空间中交替展开。

1.1 非线性叙事的基本特征在于情景结构

情景结构,即叙事通过一系列松散连接的情节或小插曲展开,为探索故事的各个方面提供了灵活性,为角色的生活提供了马赛克般的表现。

1.2 闪回与闪进是非线性叙事的常用手段

闪回用倒序时间顺序,通过一系列相关情节的插入与回顾,解开一个短期记忆丧失的人的谜团,把观众带回主要时间线之前发生的事情,为故事提供背景或者人物背景故事,或者揭露关键信息。相反,闪进可以让人看到未来,预判事态发展,为故事增添期待色彩。

1.3 读者的智力投入是拼凑故事情节的关键环节

非线性叙事往往需要读者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只有智力上的投入,才能把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拼凑起来,这种参与感能够加强读者与材料之间的联系,因为读者成为了叙事体验的共同创造者,非线性叙事挑战了传统的讲故事范式,促使读者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故事中来。

1.4 非线性叙事中常用视角与平行情节展开故事

这种方法可以让创作者从不同的角色角度来探讨同一个事件,给出不同的看法,并且挑战客观事实的概念。

总的来说,非线性叙事结构是一种多种用途且颇具新意的故事讲述方式,它突破了事件常规的先后排列,通过诸如闪回、闪进、不同视角和情景结构等手段的运用,叙事精心安排叙事,给读者带来冲击和引人入胜的感觉,让他们陷进时光与故事情节不断变化的探寻当中,进而唤起人们参与其中的热情,打造互动性更强的故事感受。

2 《爱药》中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分析

《爱药》的一个颇具特色之处就在于其非线性叙事方式,厄德里奇运用了一些特殊的故事讲述方式,在一组相互关联的篇章里呈现多个角色的视角。小说中的6个人物(艾伯丁、尼克特、露露、玛丽、利普夏、莱曼)承担了故事讲述者和小说中人物的双重角色,全书以《世界最了不

起的渔夫》(The World's Greatest Fisherman)作为开首篇,讲述了北达科他州齐佩瓦居留地的卡什帕、莫里西、拉扎尔等几个家族数代人的爱恨情仇和生活境遇^[6]。每一章就是一个短篇故事,由不同的人物讲述,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经验和观点的马赛克。这种新的结构不仅给了读者不同的看法,还符合北美原住民文化口口相传的故事讲述传统。

小说从琼·卡什帕(June Kashpaw)开始,她在北达科他州的一场暴风雪中试图步行回家,结果被冻死途中,琼之死成了中心事件,在人物的生活中引起回声,成了叙事的焦点,接下来的章节,每一章都由不同的角色讲述,展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和造成琼悲剧结局的历史,这些历史彼此相关,贯穿整部小说,爱,失去、寻找身份等主题司空见惯。人物们尽力去应对文化遗产、殖民化带来的影响,还有跨越两个世纪的挑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的侵蚀影响。小说讨论了同化和文化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精心刻画了美洲土著在遭受历史不公之后所面临的复杂境遇,就像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有关爱情的主题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亲情、浪漫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都被赋予了原始情感和复杂性,主要人物之间不但有着深刻的联系,还有撕心裂肺的背叛,揭示出了在文化和历史力量下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

2.1 《爱药》中的闪回与闪进

《爱药》是一部以复杂的叙事结构而闻名于世的小说,它的故事将闪回和闪进两种叙事元素有效融合在一起,使小说结构多姿多彩,厄德里奇借此去探究人物的过去、他们的关系、以及那些事件的持续影响,通过选择性地使用这样的技巧构建出一个超越简单时间线的多层次叙事,让读者更加透彻地了解人物与他们生活的种种关联。

闪回(Flash back)这种叙事工具在《爱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让我们了解到人物过去的种种,深入了解到塑造人物当前生活的事件,厄德里奇对倒叙的运用十分巧妙,将现在和过去完美结合,一气呵成地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这种叙事工具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对尼科特·卡什帕(Nector Kashpaw)和玛丽·拉扎尔(Marie Lazarre)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的描绘。可以说,对尼科特和玛丽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究,就是对这一叙事工具的完美呈现,通过一系列的闪回把读者带回两人关系萌发的年代,对过去的了解让读者对了解人物间的复杂关系有据可依,带领读者追根溯源他们的爱情,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的选择对后代的影响。二人在干草棚的不正当遭遇也为他们复杂的网状关系奠定了基础。

闪回还能展现人物的文化背景以及塑造他们身份的传统习俗,从露露·拉马丁(Lulu Lamartine)的童年,卡什帕(Kashpaw)和拉马丁(Lamartine)家庭所遵守的仪式等情节,读者就能对角色的美洲原住民传统和文化连续性的重要性产生深刻的了解,通过《爱药》中大量闪进手法的巧妙运用,厄德里克给叙事增添了额外的复杂性,让人们能窥见人物的未来,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很吸引眼球的例子就是琼死后回归的闪回,故事简短地跳转到六月死后返回保留地的情景,营造出一种超越时间线性限制的超凡脱俗的氛围。

闪进(Flash in)是一种叙事手法,它让读者既好奇又神秘,使人们开始怀疑那些和人物生活交织在一起的超自然元素,这种技巧也和小说里对美洲原住民灵性和世俗与神秘之间的模糊界限的探索相吻合,它还突出了保留地生活是一种循环过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在这里交织在一起。

2.2 《爱药》中的多视角叙事

作者通过采用多视角叙事这一独特手法,加深了《爱药》的理解程度与复杂性,借助不同角色的眼界来展开故事,每个角色都会用各自独特的眼光讲述卡什帕家族和拉马丁家族彼此关联的生活与历史,这样的叙事手法既充实了故事的讲述过程,又成了探寻文化认同、家族关系以及历史创伤的持久后果等主题的有效手段。小说是由一系列相关联的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均出自不同的角色之口,每一章之间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关联,能让读者轻松厘清人物的思想,经历以及情感线,这种多视角的写作手法使得厄德里克得以展现马赛克的声音,对人物及其关系作出细致入微的刻画。

2.2.1 多元化的声音

通过多视角叙事,《爱药》捕捉到了发自主美洲原住民社区中的多样性声音。尼科特·卡什帕、玛丽·拉扎尔、利普夏·莫里森(Lipsha Morrissey)等人分享了各自的故事,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奋斗历程,这样不同声音的多样性挑战了刻板印象,也更真实的呈现了原住民社区的复杂性。《爱药》整本书由6个叙述者(包括第一人称和旁观者),跨越50年(1934-1984)交替叙述,像利普夏的身世困惑、露露坚守部族主权等,对同一事件,如琼之死,形成解读差异化,打破了白人文学的单声道霸权,是最好的多视角复调叙事体现。而环形叙事的使用,恰好是对线性历史的颠覆:从琼的死亡事件开始,通过运用记忆碎片拼贴追溯殖民创伤(土地掠夺、寄宿学校同化

等),隐喻印第安口述传统中的“时间循环”宇宙观。

2.2.2 复杂的人际关系

多视角叙述,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呈现出复杂的人物间爱情、背叛、家庭关系。《爱药》采用多声部叙述形式来展现尼科特和玛丽之间的网状关系,主要围绕着婚姻、背叛、文化冲突和情感纠缠展开,尼科特和玛丽所讲述的章节披露了他们情感和欲望,以及遗憾。通过不同的视角,将几代人的行为和重大决策所导致的连锁效应展现在读者眼前。而这种从对立到握手言和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隐含着多重象征意义:尼科特死后,玛丽与露露不计前嫌,露露主动照顾术后失明的玛丽,这象征着印第安女权在男性角色缺失时的团结。这一转变拆解了情敌对立的刻板叙事模式,彰显女性在文化压迫下的韧性,尼科特的死也象征着殖民体系下男性权威的崩塌,玛丽收养子嗣、掌控家事(像组织家族活动),重塑了女性在部族里的主体地位^[7],其角色从“受害者”变成文化捍卫者,映射出印第安社群在现代化中的生存策略,对权利和身份给出了最佳隐喻。

2.2.3 历史背景和创伤书写

提及印第安人历史,后来的美国政府和殖民者与原住民民间的关系是个不可规避的话题,《爱药》艺术地再现了前者对后者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毁灭性摧残。《爱药》深层次揭露了美国政府垂涎印第安人的土地,在法律法规上偷梁换柱的无耻行径。美国政府多采取欺骗、玩弄法律等手段蚕食原住民的土地。而殖民者要先从肉体上毁灭印第安人,暴力掠夺他们的土地,除了暴力杀戮,另一个手段就是利用病毒为殖民开道^[8]。《爱药》中玛丽曾经说过,“那些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偷了耶稣会士的黑色圣帽,吃下帽子上的一些碎片来治病。可那帽子本身就是天花病毒,慢慢地把他们同信仰一起杀死,”这些都是对殖民者滔天罪行的直接揭露,琼·卡什波(June Kashpaw)和格里·纳纳普什(Gerry Nanapush)等人物的叙述为塑造他们的生活历史创伤提供了视角,通过这些个人叙述编织起来,厄德里克创造了一个集体记忆,反映出了历史事件的遗留问题。

《爱药》的多视角叙事是一种文学手法,它把小说变成对文化身份、家庭关系以及历史创伤影响的深入探究,路易丝·厄德里奇巧妙地利用各种声音,配合非线性结构,营造出一张相互联系的故事挂毯,与真实性和情感深度呼应,这部小说长久以来的魅力之处在于它能将人物的众多视角交织起来,给读者呈现出美国原住民社区错综复杂又彼此相关的生活全景。

2.3 《爱药》中的多场景结构

《爱药》中使用了多场景结构,这种叙事手法把不同的情节以及相互关联的场景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丰富又多层次的立体故事网络,使得小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人物的生活,跨越几代人,并能够捕捉到家庭关系,文化身份以及历史创伤所遗留的持久影响的复杂性。

2.3.1 相互关联的情节叙述

小说靠一系列情节叙述展开,每一章都是从一个特定人物角度来讲述的一个独立故事,这些叙述就像是独立的场景,关注人物生活里的特定事件、关系或者时刻。每个场景都为小说的更大的挂毯做出了贡献,让我们可以一睹人物的经历,多场景结构允许探索相互关联的故事情节^[9]。人物的生活在不同的场景中或交叉或重叠,形成了一张跨越几代人的关系网,这种相互关联,加深了这样的观念:个人的生活是相互交织的并深深地影响和塑造彼此。

2.3.2 非线性年表

非线性年表是《爱药》的主要叙事特点,时间上的灵活能给叙事带来马赛克式的效果,因为读者在时间上可以前后来回走动。用碎片化的时空重组、多视角重复叙述等方法来打破传统的线性逻辑,创造印第安文化记忆迷宫。小说从 1981 年琼的死亡事件开始讲起,然后突然跳回到 1934 年玛丽的少女时期(第八章《圣徒之名》),再跳转至 1948 年尼科特的婚姻危机(第十章《爱药》),形成了时空拼贴的效果。断裂的时间线让读者必须自己去重组事件的顺序,而齐佩瓦传统文化中循环的时间观也呈现在叙事中,像琼的幽灵反复出现(1981 年死亡-闪回 1950 年代婚姻生活-1982 年葬礼被提到),死亡不是终结,而是融入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这种非线性方法和故事的循环性相吻合,强调的是主题和事件在几代人之间反复出现。

2.3.3 角色动态探索

多场景结构能细致地刻画角色动态,如通过尼科特和玛丽的婚姻动态叙述场景描写,让读者参透印第安文化遭受白人殖民冲击的身份撕裂、性别权力重构以及情感救赎等,深入挖掘了两人的复杂关系,了解他们之间定义情感、欲望与遗憾的层次。通过上述场景见证人物演变以及将两人紧密相连的线索,二人的婚姻就是印第安社群创伤的微观载体,玛丽从被修女压迫的少女到家族掌控者的崛起,对比尼科特从酋长到“文化叛徒”陨落,都是被殖民者构建起的性别权力重构史。这种关系终结在暴力之下却孵化出新的女性中心秩序,暗含着文化存续的另类路径。

2.3.4 历史创伤的影响

多场景结构允许读者可以探究历史创伤对人物及社区造成的持久影响,如琼和格里的场景叙事就给予我们视角去看待人们经历着持续影响几代人的历史不公。小说的情节性质有益于我们全方位审视历史怎样塑造个人与集体身份;例如美国政府借助土地私有化政策强行切断印第安人与神圣土地的精神联系,使得他们失去生存根基,文化身份的源头被剥夺,这种“剥夺性同化”(Deprivation assimilation)造成集体无家可归的失根境遇;再者就是通过寄宿学校制度和宗教压制政策,强行推行唯英语教育摧毁原住民语言传承,造成代际文化断裂,年轻一代既远离传统又遭受白人社会排挤,而天主教会取代部落萨满信仰则致使信仰归属混乱,加重精神世界的分裂状态^[9]。

2.3.5 象征意义和图案

多场景叙事结构允许探究整部小说里反复出现的象征意义和主题,河流、土地以及反复出现的人物等主题把不同的场景联系起来,场景里的符号重复出现,增强了它们在人物生活和整体故事里的意义。“糖—鸡心—蒲公英”三重象征链中的“糖”,象征白人文化对印第安传统的侵蚀与异化,暗示年轻一代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鸡心”则代表文化拯救行动,书中外婆以速冻火鸡心冒充传统巫药“爱药”,既讽刺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失效,也体现其创造性重构的可能。“蒲公英”隐喻文化希冀与新生力量,体现族群在困境中对文化根源的坚守与传承。三者构成“危机—拯救—希冀”的完整逻辑链,反映印第安文化的生存策略^[10]。

3 结语

总之,非线性结构与线性结构的本质区别在于时间和因果关系的呈现方式。非线性结构通过时间跳跃和重组,打破传统因果顺序,增加叙事的多维性和读者的解读深度。《爱药》就是通过相互关联的情景场景来呈现故事,捕捉到了错综复杂的文化身份、家庭关系以及历史创伤的持久影响。这种结构选择增强了小说的深度,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人物的生活,并加深对卡什帕和拉马丁家族编织的复杂挂毯的理解。新时期有新诉求也要有新气象,因此,需要深挖逻辑关系及新篇布局,提升文学作品的非线性叙事成效。

参考文献:

- [1] 刘月恒. 非线性叙事在科幻电影创作中的应用研究——以科幻短片《记忆褶子》为例[D]. 江西: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24.

[2] 刘相廷. 印第安口述传统与后现代叙事——论厄德里克《爱药》中的叙事策略[J]. 安徽文学, 2018(12):125-128.

[3] 张清田. 动画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分析[D]. 大连: 大连工业大学, 2010.

[4] 张秀娟. 电影的非线性叙事[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0.

[5] 张廷佳. 路易丝·厄德里克长篇小说叙事的后现代因素——以《爱药》为例[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04):25-29.

[6] 张宗泽. 动画电影中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分析[J]. 电影文学, 2025(02):16-20.

[7] 涂兵兰, 蔡向凡, 陈明凤. 遗弃与收养:《爱药》家庭伦理的漠视与重建[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9.11:81-86.

[8] 孙胜忠, 高立新. 厄德里克《爱药》中的印第安历史和政治书写[J]. 当代外国文学, 2024(04):106-110.

[9] 夏宗风. 复调叙事的后殖民因素——以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爱药》为例[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21-25.

[10] 刘俊池. 糖、鸡心与蒲公英——路易丝·厄德里克短篇小说《爱药》之主题象征意蕴解读[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07):141-144.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重点课题(23SWA-0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SJYB1402)。

作者简介: 贺毅娜(1981-), 女, 陕西西安人, 江苏省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讲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教学法, 英美文学。